傷寒論後條辨

傷寒論後條辯卷之九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門人朱元度月思挍

辯少陽病脉證篇

少陽在六經中典開闔之樞機出則陽入則陰藏守最重非若他經之於表裏截然不相管攝也以陽木而具風火之體凡客邪侵到其界裏氣輒從而中起故云半表半裏之邪半表者指經中所到之風寒而言所云往來寒熱胸脇苦滿等是也半裏者指膽府而言所云口苦咽乾目眩是也表爲寒裏爲熱寒熱互拒所以有和解一法旣以柴胡

解少陽在經之表寒。黃芩和少陽在府之裏熱。尤恐陽神退而裏氣虛。陰邪乘虛而起。故以薑棗人參預壯其裏氣。三陽爲盡。而三陰不受邪。方成妙算。觀其首條所揭口苦咽乾目眩之證。終篇總不一露。要知終篇無一條不具有首條之證也。有首條之證而兼一二表證。小柴胡湯方可用。無首條之證。而只據往來寒熱等及或有之證。用及小柴胡。府熱未具。而裏氣預被寒侵。是爲開門揖盜矣。蓋裏氣虛則萬不能禦表也。識透此訣。方可讀仲景少陽篇之論。與夫條中之所示之所禁之所加

邪在太陽唯陽明能拒此少陽能拒陽明不拒則太陽之邪漸散諸經少陽不拒則太陽之邪傳深入隂一招一拒皆頼本經胃氣爲之主

減。而爲從表從裏。及一切斟酌之法。不然汗吐下之所禁。未必犯及。而先犯及本方之黃芩。迨至七八日。而陽去入陰。此時即能救誤。所失良多。況入陰。即見燥。煩。等。證。不遇明哲。審識其爲陰者。故所貴圖幾於早也。余目擊世人之以小柴胡湯殺人者不少。非其認證不眞。蓋亦得半而止耳。今余稍稍條出疑幾。其思過半乎。

少陽諸具。而犯及汗吐下三禁。防其屬胃。所云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少陽證未具。而犯及小柴胡。防其寒中三陰諸死證。此其端

失矣。可不慎哉。蓋胃陽不衰。三陰斷無受邪之理。少陽經病、木鬱而不得升。輒來侵土。所賴陽神用事。陰邪不至竊發。凡少陽之有小柴胡。爲木火鬱欲通明者設。苟無故而劇。及其陽土憊。則水凌土。熱未除。中寒復起、少陽失生發之氣。亦復變爲寒。木陽已入陰。世人猶曰傳經無寒。噫嘻、卽令傳經無寒。而誤服黃芩、又安知黃芩之不爲直中乎。是可與賢者道也。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經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表邪從開處

欲闔。裡氣從闔處欲開。而邪互拒於其樞。遂成少陽之為病矣、少陽在人身為甲木相火寄居於此。寄火無根。故邪多從升處而見諸所絡之空竅。口苦咽乾者、火因木鬱而蒸也。目眩者。木因火煽而搖也、此少陽府邪見証屬之半裏與經邪之屬表傳者。對待方成半表裏、首條揭此乃少陽之主證。貫及通篇。凡用小柴胡湯須以此條作骨子。○半表者、表非全表。表至此已離表之半。而抵於少陽之外界、半裏者裏非全裏。裏在此僅據裡之半。而角于少陽之內界、表先而裏後、表往而裏來、表攻

入裏不解則成寒熱勞瘵入陰漸深則爲厥逆亡陽

三百二一

而裏拒表。爲客邪。裏爲主氣。表裏之間。而邪拼離。各無進退。是爲相持。從交所去。表還於表。分裏歸其裏勢。是爲解局。表并于裏。則爲熱。是爲入裏熱陰篇中所云熱氣有餘者是也。裏爲表并。則成寒。是爲入陰。厥陰篇中。所云陽氣退則爲進者是也。少陽厥陰。府藏雖不同。病情則同。厥陰有陰陽之勝復。爲不可使其陽退陰進。少陽有寒熱之往來。爲不可使其陽去入陰。入陰入裏不辨。往往從病中釀出無陽之局。財小柴胡不可不愼用也。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嘿嘿不欲飲

食心煩喜嘔或心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少陽無自受之邪俱屬太陽遞蒸而起故曰傷寒中風非寒傷少陽風中少陽也職屬中偏去表稍遠邪必逗延而後界此故曰五六日少陽脉循脇肋在腹陽背陰兩岐間在表之邪欲入裏爲裏氣所拒故寒往而熱來表裏相拒而留於岐分故胸脇苦滿神識以拒而昏困故嘿嘿不受邪則妨上故不欲食膽爲陽木而居清道爲邪所鬱火無從

戌之云云以少陽在人身爲半部爲經絡也

泄。逼。炎。心。分。故心煩。清氣鬱而爲濁則成痰滯。故喜嘔。嘔則木。火。兩。舒。故喜之也。此則少陽定有之證。其餘戌之云云者。木體曲直。邪之所湊。凡表裏經絡之餘。皆能隨其虛而見之。不定之邪也。據證皆太陽經中所有者。特以五六日上見。故屬之少陽。合之上條。彼爲半裏。此爲半表。兼而有之。方是小柴胡湯證。柴胡疏木。使半表之邪得從外宣。黄芩清火。使半裏之邪得從內徹。半夏能開結痰。濁氣以還清。人參能補久虛。滋肺金以融木。甘草和之。而更加薑棗。助少陽生發之氣。使邪無內向。

腹痛爲太陰證、少陽有此、由邪氣內襲之裏、裏氣不利所致、

渴。至若煩而不嘔者。有火成燥。實而逼肺。故去人參半夏。加瓜蔞實。渴者。燥已耗液而逼肺。故去半夏。加瓜蔞根。腹中痛者。木氣散入土中。胃陽受困。故去黃芩以安土。加芍藥以戢木。脇下痞鞕者。邪既留。則木氣實。故去大棗之甘而緩。加牡蠣之鹹而耎也。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土被侵。則水氣逆。故去黃芩之苦而伐。加茯苓之淡而滲也。不渴身有微熱者。半表之寒。尚滯於肌。故去人參。加桂枝以解之。欬者。半表之寒凑及於肺。故去參棗。加五味子。易生薑爲乾薑以溫之。雖肺寒不減黃芩。恐木寡

邪在少陽是表裏寒熱而營衛不得升降之故小柴胡湯之治所謂升降浮沉則順之也

過經者從日子之計也非邪已過經也不解者表邪仍在故也

於長也名方以小柴胡者取乎少陽而取義至於制方之旨及加減法則所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盡之矣○上條既揭出少陽之爲病故此條只承以傷寒中風明示人以有首條之證故得爲少陽病不然諸證只是傷寒中風耳本中之火未起於少陽之爲病前非全局而可見首條所揭少陽之爲病關係最重不有少陽風寒長驅搗入陰經誰爲之抵關者故有十三日過經不解者全賴少陽之勢不解經雖過而風寒總未嘗過也未嘗過者不得過也

病有本病、有相因之病、三證有一不通、病則似疑決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傷寒中風、非另提頭、從上條承下、該盡往來寒熱等之半表證言、有柴胡證、則專指首條口苦咽乾目眩之半表裏證言、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緊貼在傷寒中風上講、上二句一直說下、下二句跌轉去說、傷寒中風證之屬半表者、多而雜、柴胡證之屬半裏者、少而專、無論傷寒中風、有了首條之證、則柴胡已為是屬、其傷寒中風之屬半表者、但見一證便是矣、此處說一證便是、言外便有悉具都不是處、只以首條證有無為準、不以傷寒中風證

在治其本病、相兼之病自解、

三百
三三

一悉為準。云便是、云不必、言外更見得便屬權機受邪、有表即不可竟汗、有裏即不可竟下意。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試舉一不必悉具之證例之。傷寒四五日、疑邪之逗留者尚未久、然觀其表、已非全表、兼惡風是表、而身熱惡風、較發熱惡風、已近裏一層、項強是太陽、而頸項強、較頭項強痛、自是低一步、況更有本經脅下滿一專證以驗之、知離表之邪、已抵於少陽之外界、但使手足溫而渴之中、必有口苦咽乾

目收之半裏證而來經邪歛歸府熱而化火此其兆矣又何待往來寒熱等之悉具而小柴胡湯始可主也此證不但尚有太陽而身熱頸强已稍兼陽明一以小柴胡主之者表裏經絡原自相通少陽其樞機也樞機一得則無不得從而舒之使勾萌得遂雖有他經之邪無不從樞機爲宣暢小柴胡所以得和解之名也

三百二十四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不寧是也即柴胡湯病證已經誤治而裏證無傷

柴胡證不罷仍在雖下不爲[illegible]上着

不妨仍作小柴胡湯處治，有如下之一法。柴胡證之所禁者，犯此須防表邪乘虛而入，壞病隨成，不復留此柴胡證耳。若柴胡證不罷者，則裏氣尚能拒表，樞機未經解經，復與小柴胡湯，使邪氣得還於表，而陽神內復，自當蒸蒸而振振後卻發熱汗出解。解證如此者，以下後陽虛之故，不虛則無此矣。使舍柴胡而更用他藥，其變證反有不可測者。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

與也食穀者噦

柴胡湯之所宜者雖不盡於上條而一隅三反可以存乎其人矣雖有所宜即有所禁知柴胡湯之所宜者不必柴胡證悉具而後宜之則知柴胡湯之所禁者亦不必柴胡證之不具而後禁之請一舉其例可乎只云得病不云傷寒其無少陽首條之貫證可知則六七日內亦不必詢其病之何從得矣只據其脉證脉遲浮弱浮為在表遲則為寒即在陽明已為表熱裏寒之診況更加以弱脉之虛證惡風寒而不發熱只此一脉一證徵之其為

陽氣怯懦可知不但無他裏證并無口苦咽乾目眩之半裏證可知但賴胃中餘陽留此手足之溫何至二三下而妄奪去以致胃寒格及穀氣不能食矣土虛無從安木脇下滿痛矣土氣不內注則外蒸面目及身黃矣胃陽虛而筋脈失養頸項强矣胃汁竭而津液無輸小便難矣較之前一條身熱惡風頸項强脇下滿手足溫而渴之證豈不依稀悉具然彼具裏熱此則裏寒半表雖同半裏與矣溫中救逆之不遑奈何然以誤下變成之壞病當柴胡未下之經前治療後必下重者脾孤而五

不但此症凡飲水多少而渴皆由胃氣以滋津液爲上白术茯苓[illegible]必不能食矣

此段緣創之則遂成柴湯在誤下後及裡氣引邪入內故也

液注下液欲下而已無液可下則虛虛之禍因裏熱而益甚耳遇此之證無論無裏熱證即有裏熱證亦屬假熱柴胡湯不中與也聊非一湯證以辨別之前條之手足溫而渴者熱在裏自能消水今本渴而飲水則嘔知其渴爲津亡腸燥之渴中氣虛而且冷究於胃腸何有然則柴胡湯之於少陽豈可云但見一證便是乎又豈可云下之前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乎食穀者噦言胃氣虛竭也以和解表裏之柴胡竟成一劑伐生氣之柴胡似是而非祇緣首條之證未具於此知所禁即於

三百六大

此知所宜非柴胡之有兩柴胡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中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上條以胃虛證似柴胡然更有胃實證似柴胡者之實雖同胃與柴不同則模糊疑似之間小柴胡一方固不可用之於當溫而誤後尤不可用之於當攻而誤和也得舉一證例之太陽病過經十餘日經難捉摸只據證矣心中溫溫欲吐而胸中痛甚

言。欲。吐。時。之。象。溫溫者。熱氣泛泛之狀。欲吐則不能吐。可知。胸中痛者。從前津液被傷。欲吐則氣逆。而并及之。然痛著一而字。則知痛從欲嘔時見。不爾亦不痛。凡此之故。緣胃有邪蓄。而胃之上口被濁熏也。大便溏。腹微滿。鬱鬱微煩。是言大便時之象。氣逆則不下行。故以大便溏為反。大便溏則氣得下泄。腹不應滿。煩不應鬱鬱。今仍腹微滿。鬱鬱微煩。凡此之故。緣胃有阻留。而胃於下後。仍不快暢也。病屬陽明。證反無陽明。而只有少陽。其中必有所誤。故直窮其所以致證之由。而後可從證上

認病未經吐下則諸證尚是經邪作滯邪未入裏大便溏為真溏可責病根於少陽若已經吐下則諸證為液去胃虛邪得據裏大便溏為假溏病根不在少陽而在吐下矣云先其時者見未吐下之先向無此證證因誤治而致其與柴胡證下之而柴胡證不罷者自別緣吐下徒虛其上下二焦而中焦之氣阻住升降遂從津液乾燥處澁結成實胃實則拂故日進之水穀只從胃傍溜下不得胃氣堅結之大便反溏雖云胃實腸虛而腸虛實由胃實致之故溏者自溏而屎氣之留中者自攪擾

不察而見出諸證其邉在胃故與調胃承氣湯一
蕩除之緣病得之吐下則腹滿微煩之裏證與口
苦咽乾目眩之表證深淺分自別中上部自別故
雖外證頗似柴胡總不以下法爲顧慮不爾縱是
柴胡證誤用調胃承氣爲犯經矣夫以但欲嘔胸
中痛微溏莫非柴胡證而曰非柴胡證者從何處
辨以嘔辨之柴胡證喜嘔若經吐後木氣已達不
復有溫溫欲吐之象雖使誤吐少陽他證有變而
嘔證則必罷今仍溫溫欲吐知非柴胡證之嘔矣
只此一證斷其非則凡諸證之屬膈屬胃不須另

諦及之而未調胃之爲宜在柴胡之爲禁已晰及秋毫又何至爲病邪牽纏而致桃從李代也仲景之於醫心靈手敏不妨推爲醫門中離婁至於精奇與妙幻出病機於筆何關處處從規繩上校人以汾鄙以此條拈之心中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此十一字豈拜於病上則出一呆題目今人做出一篇文章來合題定從而題中有嘔有利欲於調胃上做此一篇文章從何處下手仲景於題上已看得有四篇文章須要存一篇做備卷塗抹去二篇方可從調胃承氣

以此〇踏而休作未嘗謂背題後從緩似與衆剖析

篇聯清出來世人不曾搜得其備卷及抹卷從讀其聯清文而贊之曰妙此諸子觀場附和而已其聯清之文則謂胃承氣篇也此篇從先此時自極吐下者八字結搆出來遂從背題處合題其二備卷之文則柴胡篇也此篇從若不爾者四字結搆出來與前篇先此時極吐下者句其一轆轤一反一側謂胃柴胡遂爲同題異義欲使人知其作備卷之故特從合題處發其背題曰此非柴胡也以嘔故知極吐下也設無極吐下字此卷從嘔字聯清出來不作本卷矣其三其四抹去之文則結

構俱在題前試從題中十一字讀去太陽不見頭痛發熱陽明不見身熱自汗少陽不見往來寒熱而心中溫溫欲吐則少陰三百八十條證暫中痛則厥陰四百六條證火便溏腹滿則太陰三百五六條證礙證之在少陰條者更不止一二見三陰備現而無一陽邪此處豈不是一篇理中真武現成文字伴景從何處拔去止於題前目上太陽病三字則現證雖是陰而來病原是陽蹤原厥逆等證未見未為陽去入陰理中真武可抹矣理中真武以太陽病三字被抹即抹處便現出一篇文章

來何從見之三陰秖從證上揣摩却未露於題面
今太陽病則明明題前所有者以太陽病合上十
一字有吐有利豈非合病中一篇黄芩湯黄芩加
半夏湯文字乎仲景隨手抹去只於太陽病下淡
上一筆曰過經十餘日則病雖起於太陽而今經
中已無太陽黄芩湯黄芩加半夏湯不復中式矣
於本題十一字不曾增一字減一字只於題之前
後安頓一二語便令文章有來路有卸路而一篇
墨卷直從三篇落卷中洗刷出來其落卷僅可存
作此拗使後人從此處悟出認題之法知合題中

不必果合背題處未必盡背只從題之前後左右
逸映側取中摘出真題神來病邪到手自無罅隙
則只此一篇墨卷開我無盡藏之法門矣昔有人
問作文法於先輩者語之曰題之所有不必有題
之所無不必無此乃善作文者今余移此於醫曰病
證之所有不必有證之所無不必無此乃善認病
者□係中只據一隅字在經則如夫心煩而喜
嘔之證在陽明則犯及嘔多不可下之戒況尋之
極出下後而大便溏誰肯舍柴胡從調胃走險道
者卽不然亦只於裏病中存一案疑獄耳乃仲景

偏於嘔上勢去柴胡而於極吐下上勢去其嘔之爲柴胡證即先從此下處細細錄尽叫與大便中諸見證之口供後直從病源參差處一一搜出病之根脚來蓋病在胃而根脚實由極吐下也此處雖真證嘔則欲嘔與大便溏似是譫色詭譎圖掩飾而胸中痛腹微滿鬱鬱微煩無非使從衡盤假局面只從嘔處磨勘之而柴胡得解瀕澗胃其伏機矣毫釐千里仲景辨別之細只在一字其巧生於法乎抑法生於巧乎不特此也渦為柴胡證仲景即從渦處翻柴胡嘔爲柴胡證仲景即從嘔處

翻柴胡其餘以本經翻本經者。在在而是。人於此等處若仲景之葛藤不知無葛藤不生巧妙仲景正欲人於此得斬截之源頭也。凡病之來詭詐多狀其間病真證真者千百無一二餘則皆非病真證假之屬不得一玲瓏剔透之法于背面翻身橫插倒變處皆帶眼將十有九都被病形假瞞假換一副花面孔逃在十何從識出病來認不得病何由治病經云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病之無形逃者爲虛病之有形逃者爲實）此最玲瓏剔透法也仲景欲教人見病知源故特從此等處立法從縱從

得過有處。終歸不過無處。我縱不從實處看。彼偏亦從虛處看難。你背面翻身。橫拖倒則。無處不有眼睛。此之謂玲瓏剔透。仲景業有此一部玲瓏剔透之書。讀者不會以玲瓏剔透法讀之。拘文牽義。字逐字。句逐句。如題起止。縱使考核極工。攝頂極宿。不過拋珠玉錦繡于土木形骸耳。于氣脉何有。人無氣脉。是爲死人。書無氣脉。豈非死書。死書中。豈有活法得玲瓏剔透者。仲景乃要爲天下人難之。不得已幷於規矩中授人以巧。故特從行間墨下。生出轂轉設着機倪。即一字之或鈎或引或

摘或翻背開門戶背裁閃挑偏於無筍頭處用筍頭及巴鼻處安巴鼻看去似乎矛盾相來無不脗合玄玄妙妙無非開人心竅引之入玲瓏則透之境使人能於一字上悟師則無往非師而煙雲滿紙丘壑層生即無字無句處皆覺玄屑霏霏耳以仲景一部開人悟頭書如此千百年來却被人塞住悟頭塞住悟頭仍是傷寒二字此余所以痛恨於叔和之序例也即今其言有當已是一篇塡實文字下水拖人并將仲景書扯入塡實一派矣況背經畔聖處處是人一服迷塞心竅之藥仲景書

不得空靈者。皆由人心蒙先被迷塞。此一服藥人人肯信心喫者。以其所樹者。即仲景之招牌。而貼報單。署藥袋。名湯頭。加引子。無一不遞及內經之傷寒字也。以此蠱惑天下。雖不爲之傾動者。但看仲景論中。曲盡內經之奧。總不撥着一句內經內經亦是犯不得。實從來犯實中。必無好文章。則犯實中豈有好方法乎。然則欲不犯實奈何。曰以仲景傷寒論三字。比作蘇老泉之辨奸論讀去。則無論實處皆虛。即仲景之說是處皆仲景之辨非處。何也。仲景以舉國若狂。皆惑于傷寒二字。特視人

所識義之立說以辨明之使人于此辨明便可於此破識此之謂傷寒論凡讀傷寒論者不可被叔和將題目外背去了便處處有好悟頭讀出來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若柴胡證具而其間有兼表者又須帶及表證如支結一證是其例也結即結胸之結支者偏[illegible]撐也若有物撐搁在胸脇間較之痞滿實爲有形礙之結胸遂其沉鞭即下條之微結也微言其勢支言其狀證非純裏可知況未經吐下而得之六七

此合太陽爲已是陽不得又和裏氣所拒後證俱涉用兩表治參

日則微結之與心下支結自是半表裏之邪爲小柴胡湯證無疑矣但有表即須照顧及表雖發熱微惡寒不必發熱惡寒之甚肢節煩疼不必身疼痛之深然在半表中自是於太陽尚有所戀是爲外證之未去纔使口苦咽乾目眩之裏證已具而本方自不得不合桂枝湯爲主治矣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不徒此也傷寒五六日汗而復下邪入而結矣然

凡少陽受邪亦表風化熱氣結在裏多見於上焦則胸間治法只宜升陽已升則液下不復

下在汗後邪入亦不深故只從胸脇滿處見其結
是名微結明非裏結之甚也責其病根實由汗下
亡津致經氣不流利遂從表邪陷入處結滯使然
非無表證表證以結滯不現耳以其津液少而內
燥故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以其津液乏而陽虛故
但頭汗出以其結滯在經而陽鬱故往來寒熱而
心煩表氣以此之故而留者裏氣遂以此之故而
拒此則未解之根因也治欲解表裏之邪須是開
其結開其結須是復津液而助陽小柴胡湯不可
不主而又不能專主於本方中既減人參之助滯

不利者自利矣

更加桂枝之行津，乾薑則加之以散滿，栝蔞根則加之以滋乾，牡蠣則加之以破結，是亦於和裏中兼從津液上，佐以解表之一法也。○人身腹裏而背表，少陽行身之側，為半表半裏，故見證多胸滿脇痛等。然人身脇之下裏，脇之上表，少陽居清道而協乎脇之間，亦為半表裏，故見證更多胸滿痛及痞結等。然脇雖清道，此處又分表裏，則從淺深而分也。深則為結胸，邪由太陽已將入裏，必無半表證，淺則為少陽，必兼半表證，結胸條所云傷寒五六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是也。

痞證亦然。此條之微結，與上條之支結，又是淺之淺者，故須兼表治。無表則結必不支不微。

三百二十九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表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若其間有兼證及裏證者，則於小柴胡湯解後，又不得。不帶及者[illegible]治矣。請得而例之，傷寒五六日，當咸

拒。併半裏之熱。以怫鬱不能外達。故頭汗出。半表之寒。以持久不能解散。故微惡寒。兩邪互拒。鬱陽氣鬱滯而成結矣。唯其陽氣鬱而滯也。所以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唯其陽氣結也。所以大便鞕。（此條之結兼從大便鞕上說與上二條之結稍不同）既有結滯之證。便成結滯之脈。所以脈亦細。所云陽證似陰者。此其類也。但結有陰陽不同。即陽結亦有微甚不同。陰結為寒。總無陽熱。頭汗出證。而陽結甚者。又必表邪盡歛入內。陽熱之勢方深。其證則不惡寒反惡熱。今皆不然。此為陽微結。熱雖結而不甚也。所以然者。

以有微惡寒之半表在故結亦只半在裏而不甚至於脉沉雖似裏陰則又有頭汗出證以別之故凡脉細脉沉脉緊皆陽熱鬱結之診無關少陰也可見陽氣一經鬱結不但陽證似陰并陽脉似陰矣既非有寒無熱胃陰結又非表盡歸裏胃陽結兩路盡開自推出一半裏半表結證來只緣表邪入裏未盡欲外達又不能達所以結中仍現表形樞機受邪也凡證居陰陽表裏間俱主小柴胡湯故只據頭汗出一證其人陽氣鬱蒸必夾苦口咽乾目眩而成其餘半在表證但一審之微惡寒而

凡往來寒熱等證不必一一具即可作少陽病處治與以小柴胡湯矣設不了了者鬱勢已解但從前所云大便鞕之尿未去耳得尿自解此四字皆指活裏結之與半裏結尚有潮熱大柴胡之分此則不必責之於胃於不必責之於經即大柴胡與柴胡加芒硝湯皆所當斟酌者耳○此證類於厥微熱亦微異處只在有微表驗其得解須是沉緊脈遲於浮大弦出而手足溫○二百二十五條本明其非柴胡却偏極力拳出一脇下滿頸項强手足溫而渴少陽證來此條本明其爲柴胡非少陰却

偏極力摹出一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脉細脉沉緊少陰證來非故臨崖立馬以示險正從人世眼花撩亂處溜出變移諸撥示之以金鍼也更令前後數條讀之知仲景之傷寒論即象棋譜中之金鵬十八變也玄妙都從絕處逢生死中得活上設局使人于此等處得手則天下無不得手之處故讀仲景書不惜在多處讀滿盤皆死棋及至活來只是一二著須知此一二著內另有仙機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

去者非所留留者非所去故溏者有自溏潮者自結而熱者自結溏有益溏矣

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此傷寒十三日不解之本證也微利者已而之證也本證經有兼府自是大柴胡能以大柴胡下之本證且能何有於區而之下利乃醫不以柴胡之辛寒下而以丸藥之毒熱下雖有所去而熱以益熱遂復留中而爲實所以下利自下利而潮熱仍潮熱蓋邪熱不殺穀而逼液下行謂云熱利是也潮熱者實也恐人疑攻後之下利爲虛故復指潮熱以證之此實得之

攻後究竟非胃實不過邪熱搏結而成只須於小柴胡解外後但加芒硝一味滌之以從前已有所失大黃并可不用蓋節制之兵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邪不入裏知此際已其有此胡能矣觀下文柴胡證仍在字可見醫乃二三下之此之謂反下後不無傷其裏氣驟然用及小前防犯及前條後必下與食穀者噦故徐而俟不

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則樞機尚未解散先與小柴胡湯和解之若嘔不止知其下已波皆截也其人必心下急鬱鬱微煩急者喘促之狀勢不為嘔緩也鬱煩者熱不為嘔越也此則從前誤下時已薄及半表裏邪留結于膈之上下使然觸上之邪已經小柴胡解去而膈下之結未去氣無從降故逆上不已也用大柴胡一破其結留者去而逆氣下行矣此上病治下之法也○此條與陽明經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之條細細對照陽明嘔是在上而邪亦在膈之上此條嘔不止與前條但欲

嘔嘔在上而邪却在膈之下膈之下已屬胃可下不可下此等處最不容誤○木氣上逆必無嘔證用小柴胡湯後仍見嘔便屬府邪為病不當責邪於經矣前條以嘔故知極吐下也亦是此義○用小柴胡處不詳其證且云四五日何其新遲以其證有干礙處故示人以慎恐下後之柴胡證亦不足憑故略之用大柴胡處兼及吐時之餘證直云與之愈何其決遽以證無模稜故示人以斷能斷及證中之證自不至犯及柴胡之柴故詳之

傷寒陽脈澁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

[illegible]
小柴胡之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從此[illegible]一表
無[illegible]本
方不可用柴

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至於澄傷少陽宜和解而中氣虛寒不能拒邪者又不妨依他經急救其裏後救其表之例次法用及小柴胡湯如傷寒見弦脈自是少陽本證乃陽脈濇而後陰脈弦則陽神不足陰氣潛藏裏寒豈能拒表所以法當腹中急痛雖腹痛亦柴胡或中之一證乃脈濇而痛且急則陽去概欲入陰經有少陽諸兼證俱作緩圖只宜建中湯先實其虛先了其裏從中州和及營衞弦濇已去腹痛已止從此不差然後用本方小柴胡湯一和解之庶幾

例但無邪熱者本方不可用更兼以[illegible]須知陽邪既[illegible]痛者[illegible]留之故

[illegible]

裏陽已經先復陰邪不至襲入耳較之上三條彼則宜用小柴胡湯用之不得不先此則宜用小柴胡湯用之不得不後此之謂法

三百三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乎於邪已解後無復少陽而擬似之間尚當看證斷用小柴胡湯如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較之少陰爲病之嗜臥脈浮則別之較之陽明中風之嗜臥脈細又別之脈靜神恬解證無疑矣但解則均解必無外邪之未罷設於解後尚見

柴已解熱，高小湯行罷，反見煩渴者，脈但浮者又從先前太陽延出證候，從前之合併於表裏陽所解者也。

三十
三四

脇滿脇痛一證，則浮細自是少陽本脈，嗜臥爲膽熱入而神昏，小柴胡湯尚堪委曲乎。脈但浮者，與麻黃湯，彼已現麻黃湯脈，自應有麻黃湯證，將合之，從嗜臥依然，必不胸滿脇痛可知，此則無須小柴胡湯之頓悟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可見小柴胡之於少陽，不特推爲主方，而補偏救敝，無不主之。但偏有不能盡補，敝有不能盡救者，又須另議善後之法矣。渴亦柴胡或中之一證，然其津液搏聚，水飲停遂，則不渴，故服柴胡湯渴反

止若服柴胡湯已渴者非關津耗水逆熱入胃而耗精消水分此屬陽明治在陽明有經有府自當議法於葛根白虎調胃間非關柴胡湯事也、

辨證三五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脉沉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氣與小柴湯證相類而後爲嘔未知此爲生表證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從前太陽證不必請具據而今若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少陽證已具豈惟太陽藥不復用果源委未經吐下

使則不忌為此所往來熱也

而柔雖脉沉緊不得為少陰病也只屬邪困於經使然何所忌而不以小柴胡湯之和解為從未合之上條彼於柴胡證具路得清熱故不使渴證擱入小柴胡此於柴胡證來將得清熱故不使沉緊脉妨及小柴胡也究竟沉緊非小柴胡本脉其所以與之者以未經吐下故不妨舍脉從證耳若已吐下發汗溫鍼何必脉變只須增出譫語一證便是柴胡證罷為壞病此則治之之道使然察其所犯何逆而於法外議法則存乎其人又不得脉沉定前說以不用小柴胡致壞今更用之治壞使一

逆再逆也○此條云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桂枝壞病條亦云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只此一觀字一知字已是仲景見病知源地位亦即所謂料度府藏獨見若神地位了豈尋常倉猝間求得是觀字知字上先有源頭源頭上先有工夫再求仲景教人觀脉觀證故教人於辨脉辨證上討源頭辨字是工夫觀字是功驗源頭處在於二字仲景所由以二脉弁序於前而集之曰法使人以法去辨痙濕暍自得痙濕暍之源頭而不為痙濕暍所惑以法去辨六經自得六經之源頭而不為六

氣之所感以法去辨霍亂等證自得霍亂等證之源頭而不爲霍亂等證所惑推之傷寒如是推之雜病亦如是推之本病如是推之類病亦如是脉證猶有參差源頭已先辨別故可汗可下在我而不在病不可汗不可下亦在我而不在病此之謂見病知源藏府上得其源頭則於脉證上只須一覩而已不必用甚工夫隨證治之莫非以法治之也世人於辨脉辨證上無工夫則覩脉覩證只是瞎覩而已安有裁決所以不依標葯能令病患及至依標葯遺又令病患徒費仲景一片精神命

脈證盡天下、總不是發門、推求其故、何嘗不於仲景法上用發門、只是不會於仲景法上討發門耳。討發門、與用發門、自是兩截事、今之人急於醫病、誰肯作兩截事做者。人只知仲景制方之妙、不知仲景之神機關竅、不在方而在用方、方猶兵也、用方則將兵者有機焉、有竅焉、機也、竅也、法也、只就小柴胡一方、合前後髮絲條條繳觀之、出出入入、何啻生龍活虎、豈是呆配着一句耳、[illegible]陣而曰昔之賦者、此其中易有龍韜虎略、[illegible]試讀一百一十三方、何非仲景手製、不滿于[illegible]之法、

二百三十六

都是妙方，用來都未必妙也。

傷寒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從前諸治例，雖有兼表兼裏，審用之不同，然總不出和解一法。和解而外，若發汗、若吐、若下，皆少陽一經之所禁也。緣膽爲中正之官，無出入路，其能獨任拒邪之功者，全賴中土運輸，以津液有此不竭之府，故拒力不難，孤而且久。一或犯及所禁，則和議不成，津液先劫，彼何恃以無恐。勢激則從此引邪入裏，圍解則從此任邪入陰，墮軍實而長

宿嘗爲知關於中土故所禁最爲禀禀請以汗傷
之汗莫宜於頭痛發熱以其爲太陽病之表證也
若傷寒脉弦細見此則半裏之氣素虛表邪得乘
虛突入雖尼太陽證據脉即爲之少陽矣少陽裏
證未具柴胡且禁用況汗之乎宜胃液被奪木勢
反乘而發譫語也凡仲景論譫語多該鄭聲說此
處云屬胃胃虛故也和胃不曾出方然玩胃不和
一則煩而悸當是小建中湯以下有二三日心中悸
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之條也津液竭故煩土虛
而客水得凌心分故悸唯發少陽汗則有此幾可

輕汗乎。○以此條承上并可作上條後半截壞病註腳。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强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愼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脉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知少陽之不可發汗、則可廣及之併病矣、太陽之脉循頭目、少陽之脉循胸脇、今此之併、尚太陽有餘、而少陽不足、故頭項之强痛專主、而眩冒與如結胸之痞鞕、僅或而時焉、似可發汗、不知已有少陽、輙不可發汗、只可刺肺俞以瀉太陽、太陽則與

肺俞刺肝俞以瀉少陽。肝則與膽通也。苟不知此而發汗，則表邪雖去，胃液全虛，土虛乘以盛木，妄得不譫語脉弦。五六日譫語不止，此則胃以負而糾結難從也。爲不宜從譫語處瀉，只好從脉弦處瀉肝，舍刺期門外無法，一誤不堪再誤也。〇少陽臟司開闔，全賴胃氣滋培之。胃氣盛則爲我司陽而外扞，胃氣衰則不顧其開而內乘，故邪在少陽，只是照料胃液爲主。此大法也。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更以吐下傷之。吐莫宜於煩，下莫宜於滿。邪在表裏，固於少陽，無得吐下。若少陽中風，表陽漸侵裏界矣。兩陽互拒則互爭，故風熱壅盛而氣閉神昏。其人乃兩耳無所聞，目赤。少陽證候皆悉倍常如此，則胸滿而煩，自是遞及之證，其可吐下乎？吐下則津液衰去而神明無主，必悸而驚。從此不得不多方議治議救，胡為輕吐下以自貽伊戚也。○此與傷寒脉弦細條，皆是表邪直犯少陽，不從太陽遞遞來者，故纔無四五日、六七日字。前條寒邪暴侵裏，氣不及拒，故證皆全表，略無半裏證，而脉見弦

細此以緊促告也此條風邪暴侵熱證以全力細之故於半裏證中增出兩耳無所聞目赤界內俱見來歷從胸中滿而煩此以張皇告也此兩證者皆出不虞即用小柴胡自是遵常不無有加減法然亦不得因寒純用熱因熱純用寒消息存乎其人耳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肝俞肺俞慎勿下之

即少陽之不可吐下則又可貴及之併病矣此之併病心下鞕居首頸項強而眩次之似尚可下不

知少陽三法俱禁只可刺而愼勿下也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苟不知所禁而誤下之關鍵洞開任邪陷入表邪陷而成眞結胸心下鞕矣裏氣虛而木來剋土下利不止水漿不下矣加之以心煩神明被擾而樞機無主是成危候矣雖前條刺期門之法亦無所施之其可輕下乎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此與下條合上太陽篇九十五條都又是新病未行不傳及三陰之說也

緣少陽之在六經司陰陽開闔之樞出則陽入則陰所關係不小全賴胃陽操勝木不能尅而始能戰木以拒邪所以三陽爲盡之日其人反能食不嘔即三陰當受邪不受也知此而又安敢妄行汗吐下重傷及胃乎

三百四十二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卽以脈論其人能食不嘔三陰雖不受邪猶恐脈尚弦大陽邪一時未退若更得脈小則陽得陰以和是邪盡退而正來復胃中允無木侵矣

三百四十三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也

按已上二條，有曰其人反能食而不嘔，則脈反微小者，令身無大熱，是少陽症已屬將失之末，而復躁而煩，知陰陽交接，已成猖獗之機，陽去入陰，非陽明負少陰不至此，豈七八日前略無一二少陽裡虛，足為角拒者，不知陽何故去，陰何故入，豈仲景法中獨遺此一條法乎。凡變理陰陽為事者，思之重思之矣。○合上三條，叢來能食者不可因此而議攻，使本不入陰者反入陰；脈小者不可因此而議補，使欲已者反不已。至於無大熱而躁煩者，已屬剝復關頭，不可因躁煩而遲疑束手，袖手

三百四十四

挽救使入陰而作沉淪鬼也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與建中湯以甜故也

可見陽去入陰必有其先兆善治者急宜杜之於未萌矣心中悸而煩則裏氣虛而陽爲陰襲建中湯補虛和裏保中州以資氣血爲主畢悸與煩皆小柴胡湯之一兼見之證而得之二三日裏證未必便具小柴胡湯非所與也

三百四十五

傷寒脉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又以脉論邪氣留結曰結正氣虛衰曰代傷寒見

結代由血氣虛衰不能相續然心中悸動知真氣內虛也

三百四六

此、而加以心動悸、乃真氣內虛、其邪欲傳而真引欲得也、炙甘草湯益陰寧血、和榮衛以健脾胃為主、雖動悸為小柴胡或有之證、而脈得結代、非有表復有裡之證、小柴胡湯非所與也○太陽變證移轉亡陽、少陰變證兼屬亡陰、以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榮陰被傷故也、小建中湯炙甘草湯乃是和榮養陰氣為治、

一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又如太陽少陽合病、半表半裏之邪、不待太陽傳

此之合病者、下利而頭痛、胸滿或口苦、咽乾目眩或往來寒熱脉或大而弦也、長此非屬府則邪之深傳者、而攻及胃氣、設自下利者、其食飲則已通、

邪而即合太陽並見樞機已從外何從氣不無失守所以下利下利則裏陰虛而陽熱漸勝故用黃芩湯清熱益陰招向外向之半裏而半表之勢自解柴胡亦可不用也若嘔者加半夏生姜此則習施破縱之法使邪無留結耳以上諸治皆輔小柴胡湯之所不逮而於和解一法始無滲漏葢法之備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木旺於寅卯辰陽中之少陽通于春氣兼旺而解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凉、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至于婦人中風傷寒、治法分經、稍同男子、而唯熱入血室諸證、則必從少陽主治、因不妨附及之、如婦人中風發熱惡寒、自是表證、無關於裏、乃經水適來、且七八日之久、於是血室空虛、陽熱之表邪乘虛而內據之、陽入裏、是以熱除而脈遲身凉經停、邪是以胸脇滿如結胸狀、陰被陽擾、是以如見鬼狀而譫語、凡此者熱入血室故也、夫血室繫之

衝任乃榮血停留之所經脉所集會也邪熱入而居之實非其所實矣刺期門以瀉之實者去而虛者回即瀉法爲補法耳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復有熱入不譫但寒熱間作如瘧者其血必斷斷者蓄而結也前條之熱入血室由中風在血來之前邪肯容血室虛其室而入之室中畧無血而澀是邪故可用刺法盡瀉其實此條之熱入血室由

中原在血來之後。邪乘血半離其室而入之。血與熱搏所以結。正邪爭所以如瘧狀。而休作有時。邪半實而血半虛。故只可用小柴胡爲和解法。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復有晝明夜昏。譫語如見鬼祟者。血屬陰。夜則陰盛故乘盛而爭也。無犯胃氣以禁下言。汗犯上焦。吐犯中焦。是三法皆不可也。與其妄治不如候經期再臨。邪熱當隨經而出。不解自解。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

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此總上三條而申明之以決言小柴胡爲的于用之意血弱氣盡以經水之適來適斷言也腠理開邪氣因入以中風傷寒之熱入血室言也與正氣相搏結于脇下指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言也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指續得寒熱及如瘧狀等言也默默不欲飲食此又從上三條外補出而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又包在言外矣藏府相連指熱入血室之厥陰肝與主往來寒熱之

少陽膽言而明其義也其病必下則知膽腑清虚必兼病證所云如結胸者是也高字指表言下半指裏言邪高在表難屬少陽痛下在裏已逆厥陰陽摶及陰故下痛上嘔病則拘病耳嘔字又從上三條外補出總因陰陽不和厥有此但恐上三條不盡病情故復補此條以自爲註脚使知脇膽同歸一治不必於小柴胡外另從厥陰血分中求治也然四段中所云用小柴胡刺期門毋犯胃氣及上二焦皆互文以立義之意

傷寒論後條辨卷之十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辨太陰病脉證篇

太陰以脾爲藏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用不於陰中助陽乾何由健故首以不可下爲戒而急法以宜溫太旨了然條中有桂枝湯而無麻黃湯桂枝附建中之體無礙於濕也儻有大實痛一證只加大黃並無三承氣之犯猶甚以脾弱易動爲慮曰設當無大黃芍藥者宜減之詳切至矣先其言要惟脾家實腐穢當去七字乃一篇之大關

雖理之宜四逆輩意在實脾云耳脾實則邪自去首尾照應如此至於中風一條不但無三陽中風之加劇而反期之以自愈蓋得陽以化即此可該三陰之治法矣

〇東垣一生學問全從太陰篇得力脾家實腐穢當去所以有補中調中之法脈浮者可發汗所以有升陽益氣之法其易桂枝以升柴者以太陰在傷寒多虛寒在內傷多虛熱耳且仲景所論者太陰與陽明各而東垣所治者太陰與陽明俱也雖不曰溫之宜四逆輩而補中益氣湯側授及甘溫除大熱一智包括無窮若其謹屬

虛寒則東垣之草豆蔻丸木香順氣湯輩正自難指屈也余皆以東垣之於仲景猶曾子之于夫子也仲景之傷寒論則曰吾道一以貫之東垣之脾胃論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惜乎少門人之一問遂令仲景自仲景東垣自東垣而傷寒內傷舉世視爲兩岐矣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太陰爲寒藏寒則病自是寒何至有傳經爲熱之理使陽入陰則化陰爲熱則火入水亦能變水

[illegible]與脾爲主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太陰[illegible]上往而下利

爲火智者當不爲津不到當何咳也太陰以濕土而司轉輸之職喜溫而惡寒違其所喜投以所惡土乃病矣故所見證俱屬裡陰陽邪亦有腹滿得吐則滿去而食可下今腹滿而吐食不下則滿屬寒脹吐與食不下總爲寒格也陽邪亦有下利然乍微乍甚而痛隨利減今下利益甚時腹自痛則腸虛而寒益留中也雖曰邪之在藏實由胃中陽乏以致陰邪用事升降失職故有此下之則胸下結鞕不須上文吐利來直接上太陰之爲病句如後條發當行大黄芍藥者亦是也曰胸下陰邪結

心下結鞕總非胸邪聚寒結所致滿

陽經自利多渴若水失則熱物此太陰溫藏而寒在藏則不渴矣

於陰分異于結胸之在胸而且按痛矣曰結鞕無陽以化氣則寫堅陰奚於痞之濡而更矣彼皆陽從上陷而阻留此獨陰從下逆而不歸寒熱大別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下之而心下痞鞕以其病之在藏便宜用溫人之不用溫者不過狐疑于寒熱二見耳不知不難辨也渴為熱不渴為寒審是而自利不渴者知屬太陰之寒藏自是溫宜四逆輩矣即自利一證推之凡嘔吐腹滿腹痛等何莫不以是斷而用溫矣

陰之君火在上、厥陰之陽氣在下、故渴不渴、

此太陰中之太陽表邪、到裏病仍從太陽表治、分不引邪入裡、

三陰同屬寒藏、少厥有渴證、太陰獨無渴證者、以其寒在中焦、總與龍雷之火無涉、少陰中有龍火、底寒甚則龍升、故自利而渴、厥陰中有雷火、故有消渴、太陽一照、雷雨收聲、故發熱則利止、見厥復利、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溫之一字、爲太陰吃緊之法、其有不必溫者、則必他經之邪、薄於太陰、非太陰藏病也、如病在太陰而脈浮、尚見太陽、則凡吐利腹滿腹痛等證、皆由太陽寒水、侮極脾土所致、病雖見出陰經、病邪却原是陽分邪、從表入者、仍從表出、宜汗以桂枝湯、

因而二字宜玩太陰爲太陽累及耳非傳邪也

而不必溫及藏也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不寧此也誤下太陽而成腹滿時痛太陰之證見矣病安得不屬之太陰然責其本只是背衛內陷表邪留滯于太陰非藏寒病也仍從桂枝例升舉陽邪但倍芍藥收斂之盡邪陷已深轍防脾陰隨表藝而外洩耳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不寧此也誤下太陽致病證大實而痛者此則陷

者久留于上部致滿者從實于中焦於證似可急下脉陰實而非陽實仍從桂枝例升舉陽邪但加大黃以破結滯之物使表裡兩邪各有去路則寒隨實去不溫者自溫矣二證雖屬之太陰然來路實從太陽則脉必尚有浮者存

太陰爲病脉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雖然病有對待陰陽區別處不可概援彼治此也前二條之行大黃芍藥者以其病爲太陽誤下之病仍有浮脉驗之非太陰爲病也若太陰自家爲

胃氣二字爲人身根本五藏六府有病皆宜照料及不獨太陰也

病。則脈不浮而弱矣。縱有腹滿大實痛等證。其來路自是不同。中氣虛寒。必無陽結之慮。目前雖不便利。續自便利。只好靜以俟之。大黃芍藥之宜行者且減之。況其不宜行者乎。誠恐胃陽傷動。則洞泄不止。而心下痞鞕之證成。雖復從事於溫。所失良多矣。胃氣弱對脈弱言。易動對續自便利言。太陰者至陰也。全憑胃氣鼓動。爲之生化。胃陽不衰。脾陰自無邪入。故從太陰爲病。指出胃氣弱來。之機有病藏證之有知未有失汗得氣而外傷得及其表者六經皆作如此休認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

傷寒行經[illegible]
自[illegible]而後[illegible]
容邪實[illegible]
邪無從而繫
太陰氣有太
陰脈浮而緩
手足自溫即
於人氣不
於脾有客邪
不能為[illegible]所

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所以然者脾家貴在實虛則容邪實則拒邪也何以驗之如傷寒脈浮而緩陽脈非陰脈也手足自溫陽邪非陰邪也據脈與證似非太陽表邪居多然表證列不一見則雖非太陰亦可繫在太陰矣太陰得浮緩手足溫之脈證則胃陽用事自無發黃之病陰證或有之小便不利必發黃雖發黃不爲陰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陰欲黯而陽必驅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所以

太陰病見陽脉者以此陽微必發熱此陰經無發熱此只手足温後微有中風脉之浮緩不得係之太陽姑係之太陰耳非謂太陰病亦有脉浮緩手足温也

然者脉不沉且弱而浮緩手足不冷而自温陰得陽以周護則不寒不寒則不虛是爲脾家實也經曰陽道實陰道虛陰行陽道豈肯容邪久住此則腐穢當去故耳夫脾家實則腐穢自去則邪在太陰自是實脾二字爲第一義矣前之所禁在下而所重在温非職此故哉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澁而長者爲欲愈

所以陰經中風與陽經中風亦自不同在陽經則陽與陽搏而病進在陰經則陰得陽引而邪出太陰但見四肢煩疼便是風淫末疾之象不必盡現

陽脈也。於陰微陽澀太陰本脈中。時兼一長。已微識邪向裏出而欲愈矣。辨脈云。陰病得陽脈者生。不過要人在澁字上作工夫也。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解從亥子丑者。亥陰退氣。子陽進氣。丑中之土。得承陽而旺也。